

形松枝俟麋過躍而踞其兩角之介食其腦麋觸之不可得益征  
厄魯持時所獲養之禁中者

飛狐毛深褐銳頭缺口如鳥而其差小尾之長與身等肉翅如蟹  
裙四足生翅中前二足四爪後二足五爪每翅不過尋丈以上見  
汪庶常紫蒼願隋 鑿出塞錄

平嘉河書入西封玉臨土外志取入困集慎遠錄吳文選又所著

女... 版

池北偶談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藝

岐梁倡和集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  
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  
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墮乎不能及然此早歲  
之作亦自不敵也穎濱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飛廉館瓦

元王文定 憚 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略云劉郎杳杳秋風客神  
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列之云之此亦在

說於池北偶談



銅雀之前知漢瓦無不可為硯也

趙州畫水

趙州畫水世傳是吳道子筆陸儼山大駕北還錄云宣德間定州何生作也

對句

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有一生姓名偶同李出對句云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應聲云費無忌長孫無忌公無忌我亦無忌空同喜不知此對自宋有之見齊東野語云司馬相如蘭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蓋後人傳會空同如夏忠靖尚書給事之對耳

程明房

宣城梅淵公清常遺予墨朴一其堅如石文曰程明房造云程君房初字明房此蓋其早年所製

右車

自廣武君後古今人多以左車命名者漢功臣表有中年共侯單右車

伏生光武二圖

王維畫伏生圖今藏北平孫侍郎退谷承家吳道子畫光武燎衣圖今藏新安程穆倩家

白墮琴高

葉石林舉東坡獨看紅葉頰白墮白墮人名此正如吳下饌魏謩客云請共過食右軍不知此例正多如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



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俑

文太青

文光祿太青

鳳戲

作口吃詩云點子向客共哆口漆栗筆蜜手柳

酒本墨客揮犀鳳州有三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筆蜜也予

使蜀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織白固無從見之驛

酒殊薄劣柳自入棧亦頗稀予近和海鹽門人陳子文奕咏鳳

縣金絲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織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

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

中州集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虞山極喜之晚年

撰明列朝詩集略做元例然元書大有紕繆如載諸相詩取宋版

臣劉豫杜充之類蔡松年史稱便佞元首推其家學且取其論王

夷甫王逸少之語略無貶詞曲筆如此豈足徵信而願做之哉

阿字音

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為發語如阿嬌阿誰阿家阿房宮之類

則阿房之阿亦當作去聲又山谷詩語言不韻無阿堵阿字反作

平聲予蜀道集詩有句云綠苔未央瓦黃土阿房宮本此

韓翃詩句

韓翃詩春衣晚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青陽巷在荊州梁

何妥居白楊巷蕭春居青楊巷時人語曰時有二儁白楊何妥青

楊蕭春皂莢橋在揚州晁無咎揚州詩曰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

不隔一程遙雙陂闢起雙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裹鮓帖

王右軍裹鮓帖真蹟裹鮓味佳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  
虞令凡十九字後有米友仁跋趙子昂諸人圖記藏北平孫侍郎  
退谷家前有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

鳧翁

黃詩春溪蒲稗沒鳧翁樂府化為白鳧如老翁急就篇春草雞翹  
鳧翁濯顏師古注翁頸上毛也象鳧在水中引濯其毛也黃詩蓋  
出此與老翁義別漢郊祀志鳧翁雜五采文又北齊武成帝湛小  
字鳧翁北齊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囉囉道人聞  
之夜打鐘

三六

王彬工篆隸與王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劉孝綽  
稱其兄弟孝儀孝威曰三筆六詩

公文介論樂府

鄭漁仲曰總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今之行于  
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  
目蓋聲失則義起樂府之道幾乎熄矣此言樂府原為詩樂之用  
而事義則必有所由起均不可廢也愚謂風雅之後有樂府如唐  
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辭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  
不可復以矣後人之不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如  
漢朱鷺翁離之作魏晉諸臣擬之以鳴其一代之事易名別調各  
極其長豈以古今同異為病哉後世文士如李太白則沿其目而



革其詞杜子美白樂天之倫則創為意而不襲其目皆卓然作者後世有述焉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類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所傳之詞句撫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損踰踏林屋之下探赜滕篋之闕乃藝林之根蠹學人之路阱矣以此語于作者之門不亦忍乎夫才有長短學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強同則千里之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難為覲面若曰樂府則樂府矣盡人而能為樂府也若曰必此為古樂府使與古人同曹而並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鱗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噫擬議將以變化也不能變化而擬議奚取焉予知其不可而不能不為也第命曰古樂府而不敢以擬稱云右蒙陰公文介公孝與齋樂府自敘也虞山錢牧齋嘗取東阿于文定公論樂府之說不知文介此論與文定若合符節予嘗見一江南士人疑古樂府有妃來呼豨之知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為女呼為喚豨為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論詩絕句著其說云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亦于公二公之緒論也

阮懷寧

金陵八十老人丁翁常與予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為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為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嫌諸傳奇皆成于此所知錄云大鍼既降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曲否大鍼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



浙川二詩

南陽浙川古商於地同年于道子先嘗令其地為予言金人侵宋時伐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紋理成詩云栽松種柏興唐日解板乘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閑零落歲寒枝又順治辛卯歲雷山道人伐松葺回陽觀諸生李霽明者禱于神質明松上有絕句字如虫蛀者云修廟還舊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空不如留却青松在待得長生老化龍泉異之遂止

新塗筆工

宋岳侍郎珂玉楮集載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時宰嗚以新塗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才得二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鮮試之乃絕不堪大怒曰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君勿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苟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

匠者

學圃萱蘇載唐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子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予之柳果以為不入用別求遂予常筆陳曰吾先子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與此絕相類

二中字音

中興中酒二中字音予嘗言之適讀王敬美集一段附著于後云中酒二字始見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著之中而音反從平聲樊



增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顏注云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義宜從平聲而音乃竹仲切何也然古人詩如氣味如中酒之類皆從平聲無竹仲一韻又宋王觀國學林云老杜新數中興年百年垂死中興時中并去聲烝民詩序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馬陸德明音義曰中竹仲反觀國按中字有鐘衆二音：鐘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又如中年中葉中天中塗中賦之類皆當從衆

論五言詩

作古詩須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末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予向語同人譬如衣服錦則全體皆錦布則全體皆布無半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嘗論五言感興宜阮陳山水閑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敘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與敬美旨同

反錦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餐寘璧焉受餐反璧今却饋曰反璧本此又昭十三年衛人餽叔向羹與一筐錦叔向受羹反錦則以反錦為詞亦可而世無舉此者

杜詩本古謠

漢桓帝時童謠云小麥青：大麥枯誰當護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噓胡杜大麥行全襲其語兵車行句調亦本此



能字

能奴登切又乃帶切獸名熊屬足似鹿說文曰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音奴登切字書三足鼈曰能音乃帶切阮嗣宗詠懷詩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與萊哉相叶阮瑤七哀詩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與來萊相叶則是賢能之能亦乃帶切叶平

罽毼

顧太初說略引鄭康成顏師古崔豹諸說辨罽毼之制甚詳以為闕屏間刻鏤鳥獸雲氣疏通連綴之狀唐蘇鄂引子虛賦罽毼彌山證罽當為網頌以為非是予按柏梁詩上林令云走兔逐兔張罽毼則罽毼互為網明甚罽毼之為網戶正以其象類網而借用耳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于事實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為堂室今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更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者指



此二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既辨此後讀程大昌雍錄趙與峕實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

皎然賈島詩

唐文粹載皎然古意詩云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  
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才調集載賈島詩妻是九重天  
子女身為一品令公孫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其俚  
已甚予嘗合文粹及唐人選唐詩刪為一集今刻于崑山

龜毛兔角

龜毛兔角見楞嚴經然述異記亦云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  
乃兵甲將興之象也故宋吳淑事類彙賦云為商紂而生角

杜秋詩解

勿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記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與  
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  
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陰為之倫上弟漳王湊穆宗子賢有人  
望注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怒罷申錫為右庶子命守  
澄捕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誣服左常侍崔元亮  
等力爭于廷英宰相牛僧孺亦言之乃貶漳王為巢縣公申錫為  
開州司馬九年巢公湊薨追贈齊王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  
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離  
浙西牒留後李璿如詔旨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  
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



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秋娘即仲陽也燕謀得皇子謂  
漳王也江充喻鄭注豆盧著葦也王幽茅土削奏自漳王貶巢公  
也四朝三十載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歷穆文凡四朝也

又中字音

中興中字去聲杜詩漢家新赦中興年楊仲弘詩一代人才頗中  
衰此字槩無平聲中酒中字平聲如氣味如中酒濁賢清聖時中  
之皆平聲此字槩無去聲近人用二字往：交誤姚福云中酒作  
去聲于義為長蓋中有中傷之義又今兩京有治中呼作平聲非  
是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  
曰中者要也謂其職治簿書之要也

陽關曲注

坡公陽關三絕其二云濟南去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  
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磬龍山在濟南郡城東七十里章丘  
城西南四十里古平陵城唐之全節也次公注云龍山桓温九日  
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濟南了不相涉詩意  
何緣及此可見注詩不易信如陸務觀語周益公云：也

杜律細

蕪湖蕭尺木從雲以畫擅名江左常作杜律細一卷以為杜律無物  
體穿鑿可笑而援據甚博聊記一二條于此以資拊掌如江草日  
日與愁生草音騷詩勞心慙：又芳心草：皆平騷之轉音也盤  
渦鶯浴底心性底即低說文下也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首  
二句人笑之曰是底言低同輕忽之也獨樹花發自分明發音飛



左傳建而不旆音霏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注發旆也分去聲爾  
疋律謂之分郭璞讀也此應作反者若杜社日詩陳平亦分肉當  
作平然不合律亦作仄聲蓋此字元有二聲十年戎馬暗南國暗  
音菴書高宗諒闇鄭注作梁菴小室曰菴閉戶曰闇不明曰暗異  
域賓客老孤城音開元曲凡如青雲客讀書客俱作平聲孤音故  
如姑作鼓枯作估籀作股例渭水秦川得見不得音登公羊傳登  
來也注登得也則得可云登易豫絲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音  
尊得叶之又一雙白魚不受釣白音杯七命燕牌猩脣髦殘象白  
靈淵之龜萊黃之駘叶魚音勇荀子禮論絲蒿縷嬰禮記作魚曰  
魚躍沸池萬亦音勇易貫魚叶宮人寵不平聲沈韻載十一尤受  
音收傅玄詩悠悠建子皇澤未流朝送于衆乃子之授表歸細柳  
散金甲散平聲生南反元詩酒戶年減小行漸難欲終心懶  
慢轉覺意闌散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妙彈罷廣陵之清散叶彈  
諸仿此

安問狐狸

漢張綱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西漢侯文署東部督郵對京兆尹  
孫寶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語在綱前

蘇黃詩品

蘇文忠作詩常云劾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  
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  
此可証俗論傳會之謬野老記聞載林季野目魯直詩未必篇  
佳但格制高耳



同父論曹瞞之罪

陳同父論曹瞞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况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卒然後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則備威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云云近日臨川傳占衡平叔論劉曄云操破張魯劉曄說以乘勝取蜀操不聽說者咎操失此機事令蜀用法正計遂破淵郃卒得漢中予以為不然操既不張魯兵威已極志皆思歸若復規益州艱在轉運是強弩之末非所以保勝而自全也定河北討烏丸猶躊躇前却荆吳果謀襲許倖而未成耳烏林以來操有戒心于江東久矣安肯遠涉巴蜀操之用兵必顧萬全皆類此也二說殊相矛盾予嘗考其時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肱法正為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為爪牙劉巴彭萊之流皆處之頸任盡其器能網舉目張蜀中已成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矇者之道黑白耶

陶詩甲子辨

臨川人傅平叔古永初甲子辨云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琅邪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乎自沈約李延壽并為此說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蓋始以集攷之謂庚子後不復



題年矣不知陶公之出處大節豈在區區耶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靖節傳亦無是語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時若此不妄附會云：及讀宋文憲公集乃知此論先發于潛溪平叔特踵其說耳宋跋淵明像云有謂淵明耻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于傳記之說而其事不得不辨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迄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月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小河改之語雖未敢定于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蓋起于沈約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朱元晦述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烏虜淵明之節其待書甲子而後見耶

羽陽宮瓦

橘軒雜錄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所及東觀餘論云長安民獻秦穆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甯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老學叢談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云瓦甚大一片可為四硯

柏梁詩句法

柏梁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語本可笑而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鴉鷓鴣鷹雉鷓鴣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云







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也

特達

康熙己未春 御試博學宏詞諸儒閣臣擬進題有珪璋特達賦  
或未達其義按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  
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  
堂故圭璋特達于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矣

三復姓表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此鄭準  
為荆南節度使成汭復姓表也見釣磯立談范文正公全襲用其  
語又蜀檇杌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  
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曄之裔  
亦在文正之前而引用尤切

遼史

夏日過汪鈍菴瑛談及遼史予言遼自聖宗統和六年開貢舉世  
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自二十四年放楊佺等二十三人後及道宗  
時遂至百餘人漢人由進士至大官者甚眾然列傳所載皆耶律  
蕭氏所謂五院六院及二審密國舅貴族而漢人不與即文學傳  
王鼎外亦寥寥豈當時漢進士無一人事蹟可書者耶鈍菴云此  
當時無史官失紀載之故也金國事蹟人物得元好問劉祁數君  
而傳夫子曰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正謂是也

燭雛

說苑齊景公使燭雛主鳥而忘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教燭雛





之罪而殺之云：公止勿殺而謝焉漢書東方朔教漢武帝乳母  
五代史補敬新磨責中牟縣令以滑稽回人主之怒皆自晏子語  
得來

元詩

雙文詩世以為元微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云  
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觀此則小說未必  
真微之事也

雩

史繩祖學齊佔俾辨杜牧之阿房宮賦未雩何龍雩當作雲雩覺  
寮記亦議此句引北史高那肱等以為牧之誤而及張爾雅婦  
竦謂之雩云婦竦虹也如此則讀屬下句意復而詞不順且龍字  
無著似當以史說為長

績

荷覺寮記凡布物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績字楚世  
家曰績繳蘭臺徐廣云繫也音爭今齊魯俗語尚然

干人

丹浦欵言云杜詩干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  
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袞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  
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干家註劉會孟本只作干字  
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干：字恐無義干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  
子田之說是也

許泊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陟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

唐詩字音

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劉夢得停杯處分不須吹分作去聲王建每日臨行空挑戰羅虬不應琴裏挑文君挑皆上聲包佶曉漱瓊膏冰齒寒冰去聲段成式玳牛獨駕長擔車長上聲予按白氏長慶集中此例尤多如請錢不早朝請俸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入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讀如謀為闕長安月如何不相離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燭淚粘盤壘蒲桃蒲上聲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平聲金屑琵琶槽琵琶聲之類子田嘗及又劉夢得幾人雄猛得寧馨寧平聲拋却丞郎爭奈何爭去聲獨孤及徒言漢水纜容舸纜去聲盧綸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讀如靚徐鉉騎省集莫折紅芳樹但知畫意看公自注云但平聲余按老學菴筆記云但音讀如檀又宋陶穀尖簷帽子卑凡廝入聲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官館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亦如白詩又荷覺寮記舉李商隱可惜前朝元菟郡菟去聲九枝燈檠夜珠圓唐彥謙燈檠昏魚目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注音警唐人如此尚多未能枚舉又陸游燒灰除菜蝗二仄聲拭盤堆連展連上聲今山東製新麥作條食之謂之連展連讀如輦東坡詩左元放故作平聲司馬相如二作上聲

四句詩



祖詠試終南山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  
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閔濟美試天津橋  
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  
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二事絕相類題韻  
皆同

石鼓詩

筆墨閑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  
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  
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  
是韓公勅歎

三尺

唐詩空閒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乃歌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  
書高帝紀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  
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劍二字後人所加耳提三尺三  
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歌後

意盡

祖詠試終南山雪詩云主者少之詠對曰意盡王士源謂孟浩  
然每有製作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山谷亦云吟詩不須  
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或兩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魏晉宋詩

予撰五言詩于魏獨取阮籍為一卷而別于鄴中諸子晉取左思  
郭璞劉琨為一卷而別于三張二陸之屬陶淵明自為一卷宋取



謝靈運為一卷附以諸謝鮑照為一卷附以顏延之屬蓋余之獨見如此偶讀嚴滄浪詩話云黃初之後惟阮公詠懷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阮嗣宗陶淵明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在諸人之下又云顏不如鮑不如謝與予意略同又晉人張陸輩惟景陽殊勝在太冲之下諸家之上傅元篇什最多而可錄極少如擬北方有佳人云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千古笑柄較諸嘉隆七子勦襲古樂府尤紕謬也

蘇子美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借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按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為噴飯子美詩極為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務字音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并載馬或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囀登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發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關駟九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此小世俗或呼為宣務山予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為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囀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囀粉山也囀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旋丘之旋也旋字林一音忘付及今依附俗為當音權務



耳入鄴為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  
精即謂此也予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耳定辭即忠獻曾祖行  
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于考據耶

曾子固詩

劉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為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荆  
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為真不能  
詩也

舞馬

杜詩舞馬既登林珊瑚鈞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樂府  
雜錄云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于林上舞馬蹀躞蹄皆應  
節是登林而舞乃馭者而馬節于下也二說未知孰是

左傳奇文

左傳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  
寡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公  
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弑

牛耳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  
役衛石黿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鄆行之後吳以大  
國執之不令盟禮故孟嬴不從

旂音

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  
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當為芥



音耳康熙己未 御試博學鴻儒施愚山侍講閩卷閣擬一等  
上親閱定名第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讀  
二字不甚分別故也

辛高陸

陸放翁晚年為韓侂胄作南園記為世所譏然當時文士實不止  
此辛稼軒詞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高似孫獻詩九章  
每章用一錫字皆一時名人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莆陽陳謙  
文士也輸靈壁石以壽韓刻金字于石至稱之曰我王

人參詩

人獲詩昔人甚少前已言之適讀唐詩紀事又得段成式求人獲  
詩云少賦令才猶強作衆醫多失不能呼九莖仙草真難得五葉

靈根許惠無周繇遺柯古人獲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  
自紫團慙非叔子空持葉更請伯言當細看又高麗采參讚云三  
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椒樹相尋椒音賈葉似桐

詩使本朝事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為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  
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村詩專用本朝故實畢  
竟欠雅如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叅軍艱虞夷南方謀窟  
老懶堯夫少出窩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為兄山房惜未  
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識羹  
芹美相國安知食筍甘自注富鄭公事事先白傳求閑後銜似溫公約史  
年公閑去伴種司諫我懶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垂



厓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厓賈董奇才無地立歐蘇精鑒  
與人同安知李駕揮門外不覺劉幾入殼中此類數十聯皆宋事  
也後見後村四六亦然

樂天論詩

樂天作劉白偈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  
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神妙且云此等語  
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于盛唐諸家興象超  
詣之妙全未夢見

人名字音

崑山顧寧人武詩有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隴上別徐君偶來  
北上逢黃石便向山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唐人語曰

令君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曾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

德明釋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韻有據又如馬援二字作延絹

切無作平聲者宋王景文詩云直翁謂史相浩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

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

雖謔語亦可為用字不詳出處者戒貞觀年號及陸務觀俱去聲今人皆讀平聲

未央宮銅奩

順治中渭南漁人于渭水中得秦時未央宮香奩一具銅綠如鸚  
鵡毛可愛溧陽狄秋水敬為潼關道兵備副使得之副使子億予  
辛未所取士令官翰林

毛傳如紀事

孔文谷序唐詩紀事云詩三百篇毛傳蓋其紀事今為考亭所絀



欲究遺經當必考之云々寔名通之論宋王得臣塵史云闕睢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其以為子夏所傳必有授受之自惜世遠莫得而見也升菴引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集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畫去小序終亦有不自安于心者乎歐陽子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于詩常以序為證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隨而正之歐陽子所見豈出朱子下也

外國墨

元人陸友仁墨史載外國製墨高麗貢墨猛州為上順州次之其文曰平鹵城進貢或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李公擇遺東坡墨半丸其印文曰張力剛云得之高麗使者魏泰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立死常戒人和藥勿用新羅墨日本墨遍肌印文如柿蒂形陸子履奉使契丹得墨銘曰陽巖鎮造者其國精品滕子濟有墨一大笏為龍鳳之文而曰鎮庫萬年不毀又西域僧為蘇太簡言彼國有佳墨中國不及是雞足山古松為之金有劉法字彥矩常山人自製墨銘曰栖神巖造楊文秀金時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燈煤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文正楚材文正授子鑄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人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



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為馬刺空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孫樵論史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秀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此病在唐人已有的近日錢牧齋艾千子訾警滄溟弁州本此非創論也

皇甫湜評韓文

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為知公者然其論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溉或爽于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

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教陶孫王弼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勞山說

勞山在萊州府即墨縣境中崑山顧寧人武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于是八神之祠遍于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偏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踈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侍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于是齊人



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先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起自西北  
勞山居東南為中國山盡處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說未知孰是  
以理揆之顧說為長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辨勞山三則又與前說不同

岫嶠音

岫嶠音訓皆作去聲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詩憶君楚澤佳風日也  
上岫嶠九面山或以為誤按常熟顧克仲達字義總略云岫嶠一  
字三音平聲鈎樓上聲莒旅去聲勾陋又按無可和尚通雅岫共  
于居侯果羽古后四切嶠龍朱郎侯隴丑郎豆四切史記音苟樓  
猶巖從龍從可平可上也又張謂長沙土風碑五嶺南嶺三湘北  
流鄰連滄浪邊遙岫嶠亦平讀也

集句

夢溪筆談亟稱王介甫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為上句  
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且云公始為集句詩有多至百韻者黃  
震曰荆公集句諸作其巧其博皆不可及近代頗有之然無如泗  
上施端教匪我平生集句詩數千首屬對精切縱橫曲折無不如  
章偶舉一章如贈鸚鵡長律云莫恨雕籠翠羽孤劉憲主人情義自  
辛劬王初人憐巧語情雖重白居易鳥憶高飛意正殊李平三舍鄭牛  
徒識字李甫千年丁鶴任歌呼羅隱多言應伴高吟客嚴郊學語還稱  
問字徒崔璞始覺琵琶絃鹵莽白居易終憐吉了舌模糊孫繁文章辨慧  
皆如此白居易事業紛呶亦大都魏朴歸去不煩詞客賦羅鄴夢來還記  
龍頭無張謂勸君不必分明語羅隱且自三緘問世途胡曾格律寄託兩  
諧妙境奇作也



孝經庶人章

江行雜錄載溫公先壠在鳴條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進脫粟飯公享之既畢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為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昨見東郡耿君隱之道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未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蜀產

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製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督撫監司稍募工仿製殊不能佳予使蜀時誨之片石白尚存雕鐫精麗井在錦江東亦名玉女津也按續博物志云蜀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今絕響矣

千字頌

昔人欲另編千文有難之者曰枇杷二字如何破用遂止曾見武林卓珂月人崇禎初作千字大人頌錯綜成章甚有思理枇字云鬱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七義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閔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鳳舉毛從虞雲兩旦漢日丹中群黎作义列州攸同可謂高文典册篇中歎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盈寸舍矢五扶投淵潔耳何傷盛朝帳



染墨蹟惟集書囊武功稱甲吉運始丁誠推韓毅令賞終纓皆警策

宣爐注

如舉冒辟爐袁博雅嗜古嘗為桐城方啓事其賦宣爐歌自為之注甚精核云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藝火久燦爛善變久不著火即納之汗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于鋼鐵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為爐存格上者製他器爐式不規：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爐式仿之。宣爐以百摺彞乳足

花邊魚鰍蚰蛭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槨囊香奩花素方員鼎為最索耳分襠判官耳角端象鬲雞脚扁番環六稜四方直脚漏空桶竹節等為下。宣爐仿宋燒斑初年沿永樂爐製中年煖其掩爐本質用番鹵浸擦薰洗易為茶蠟末年愈顯本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經紙色為第一金漆腹下為湧祥雲金鑿口下為覆祥雲雞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治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尚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爐磨治一新甚有歲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彞爐等後人偽易



鑿宣款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長皆宣之厄也

馬縛

道書謂一卷為一馬佛書謂之一縛禪學云多羅樹葉書二百四

十縛三與卷同硯北雜志云徐季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一如梵

夾也

草賢

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

三禮

楊太史用賓禮致知小語云周禮儀禮大戴禮曰三禮喪禮葬禮

祭禮亦曰三禮禮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禮禮

安邦試錄

孫沙溪無用閒談載安邦鄉試錄并其賦表極佳雖中華文士無以過之安邦者安南一道之名也試錄題云洪德二年辛卯益其

疏初場四書義四篇五經義五篇二場制詔表各一篇三場詩賦國體

各一篇四場長策一篇交趾明初為十四道之一蓋沿中國科舉之制而稍損益之耳其擬謝玄讓前將軍表曰奈彼氏秦生心猾

夏逞虎貪狼噬之惡正爾憑陵賴風聲鶴唳之威居然奔潰諒本皇天之助順亦由廟算之先幾詎意圖功驟加異寵言念百年之

績猶後即誅豈伊一戰之勞敢先受賞木槩賦曰雪壘耻于榮陽振槁葉乎澗水士自閑于沆濟人何擇于善泗又云惜乎始終參



差倉皇反復固陵之車挽不來齊村之禍坑自速智已局于掌瓶  
悔猶追于鼎足裳輻啓累瓶羸告凶檻車之困未幾鐘室之恨何  
窮烏言舟服何以有此亦奇矣

林艾軒駁詩本義

宋林艾軒光朝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喜歐陽本義與趙子  
直書云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胃讀之三歲覺得有未穩處大率  
歐陽二蘊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閨帷膠木兔置  
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歐陽本義雖未必盡合然較考亭盡去小序  
而以臆斷不當勝之未可厚非

木瓜詩解

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為穿鑿輔廣童子問

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以傳會其謬俵  
違可笑云有學者請于先生曰某于木瓜詩及後諷咏但見其有  
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揣  
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  
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  
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為此  
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桓公之詩則齊桓  
之惠何止于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報之也  
此論宋甚豈詩  
人言外之意  
愚  
謂此下輔  
氏之說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實無所據  
何武斷  
如此  
而先生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為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  
其或然耳  
此段  
是至于家語所載夫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



信而其言亦又無甚意味且于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為先後也若則秦火已後六經四子之書皆不足信矣因傳會師說而并欲廢家語可謂妄人也已矣其  
雨子衿等篇皆傳會無理諸家之說斯為最下

唐人不明理

唐人多不明理如歐陽詹自明誠論先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下却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缺自明誠而佐嬴此等議論可謂離經畔道宋儒之罪人也

熊館

予蜀道詩有熊館四時陰之句山友葉文敏諷菴方以為射熊館乃漢上林館名不可借用非也夢溪筆談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

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諷菴或偶忘之耳又有句云東道連胸臆按胸臆音潤蠢而顏師古地理志注音勅予從顏音

唐人歌樂府

唐人所歌樂府詞曲率是絕句然又多剪裁律詩別立名字殊不可曉如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戎渾揚子談經虞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崑崙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開篋淚霑臆本是長篇截取前四句名涼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記諸曲名如胡渭州穆護子涼州伊州甘州之類皆載而無戎渾崑崙子之名

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



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于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之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濶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其紀年非天和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宋刺史李宗元豐中于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旃珍已出于南城矣

二曹詩

南史曹景宗賦競病二韻詩蓋與古意暗合僖七年鄭大夫孔叔言于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又宋曹翰平江南後以為環衛一日内宴群臣賦詩翰以武人不預自陳少習為詩亦乞應詔太宗限刀字韻翰援筆立成詩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看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驟遷數級二曹事絕相類大奇

墓誌

墓誌之始事祖廣記引炙穀子以為始于王戎馮鑑續事始以為起于西漢杜子春高承事物紀原以為始于比干槎上老舌引孔



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語予按檀弓孔子之喪云蓋職志之志猶今之主喪云爾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聞見記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為東海王越女嫁荀晞子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魏晉以來例有之矣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于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于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于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空加綠緋其上非以書字也菰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篇之具也姚說誤

一枝

近日一枝之長如雕竹則漢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號壺人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蘇子美詩

滄浪集有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歛舉意有新况藥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一第常事而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已略可見矣昔人議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異此

柳開論文

元盛如梓怨齋叢談載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于古其理高其意然不讀開河東集但覺苦澀初無好處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刊書

怨齋叢談云書籍版行始于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

目倫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且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如漢武秋風辭見于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收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詞不知祖于何書予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頤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九經官委國子監于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間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鏤板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顯德二年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葉夢得言唐柳玘訓序言在蜀見



字書雕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河汾燕閑錄隋開皇十三年遺經悉令雕版又母昭裔有鏤版之言蓋刊書始隋暨唐至五代宋而始盛耳

吳曾

宋臨川吳曾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雲山錢公注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顥文者遺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謗訛有旨曾顥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黜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鏜愛其書始版行見恕齋叢談著書之難如此今觀曾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殆猶襲黨人改智云

左傳檀弓敘事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為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飲酒杜預云辰在子卯云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愈長可為文章之法歐尹在洛同作雙桂樓臨園驛記永叔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止用五百許字永叔服其簡古他日誌師魯曰文簡而有法又云簡而有法在六經中惟春秋足當之可知簡字不易到也又類苑載真宗御製法音集詔學僧于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一僧注六種震動幾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止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馮班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博雅善持論著鈍冷雜錄六卷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澔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



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咒詛字錢牧齋不知  
訊諄是一字王弼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定遠論文多前  
人未發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太矣

擬古

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乎陸機  
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擒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  
格悉敵今人擬古如林上安林但覺怯處種：不逮此論良是若  
傅玄艷歌行云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墟采拙之甚所謂點金成  
鐵手也王弼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是笑  
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  
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  
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已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諒哉

伊川尊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  
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溼野云據此則小序不可改又云問小  
序是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則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  
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盖國史得詩于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  
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  
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  
刪改葉氏習學記言云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或  
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  
之惟是之從可也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多矣



胡釘鉸詩派

茶譜記胡生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冢每茶飲必酹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為詩後遂名胡釘鉸詩若然則釘鉸詩派乃本柳文暢耶又雲溪友議列子墓在鄭里有胡生家貧少為磨鏡鍍釘之業遇名茶美醞輒祭忽夢一人刀劃其腹納以一卷書既覺遂工吟咏號胡釘鉸此一事而傳載異耳

吳惟信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糜先生者于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正此意也

妄補古碑

崑山慧聚寺有思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佳徐稚山紀其事謂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因思古人書畫詩文寧闕疑不可妄補皆如此西園雜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者補之為方棠陵豪所譏此古今通病也近見秦中諸碑如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利缺俗人輒以惡書補之更數十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周嬰卮言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卮林十卷援據談博偶記其數條可資詩



話者如石尤風引元相詩罔象睚眦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義  
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来風竚石郵以石郵對川后蓋奇相飛廉  
之屬口又古咄咄歌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引方言云賜盡也  
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  
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畫為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  
飽足飯不消賜之與賜同予按集韻賜盡也見釋典泐洩水門南  
史有石泐杼山詩應思石泐訪春泉石泐清心胸不云盡義。又  
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餘編曰君苗姓應瑒之從弟見  
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  
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研曹志  
苗之婦公其婦與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

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尚  
存復修少年鉛槧事耶。又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玄為水  
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按金樓子者梁  
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  
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玄為  
水仙賦云。是南宋南平王鏐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  
賦高氏以休玄為子玄以水仙為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  
足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  
諗胡尤為楊氏功臣予按以休玄為子玄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為  
景升也

棠棣叶韻

元金池北偶談

三



詩常棣兄弟闕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戎疑當作戍亦禦也吳才老補音云務字古人讀作蒙疑侮當作冢以叶戎童子問載朱子云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叶汝也予按三說當以原父為長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相沿未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之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銜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口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

臆說殊無所據

七子三獨夫

陸機五等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七子謂吳王濞七國劉更生傳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七子三獨夫皆奇文

王右丞詩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盧延讓

何光遠鑿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鹽



破猶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于爐中煨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于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猶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氈破猶跳觸鼎翻憶延讓詩有此一聯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窗虛迴異如此人生窮達豈非命乎或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慈恩塔詩

元白因傳香于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元詩吟咏竟日悉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作其五六句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殊不成語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于美諸公同登慈恩寺塔賦詩或云秋色從東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

上萬古青濛岑或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五陵鬱相望高或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氣槩視章作真小兒號啜耳每思高岑杜輩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輩同登吹臺一時大敵旗鼓相當恨不廁身其間為執鞭弭之役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



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

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奕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教食之間衆製皆就封氏見聞紀雜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纒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十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啓事廉問表薦于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後為烏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 舉嘗于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于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碗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東絹

蜀益亭縣有鵝溪縣出絹謂之鵝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畱取天吳紫鳳圖此雖諧謔然北征自作于赴行在時而題韋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無羊之什

詩國風如燕二蒹葭豳風東山七月諸篇述情賦景如化工之肖物即如小雅無羊之什云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詔爾牧來

池北偶談

四



思何策何笠或負其篋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即使史道碩戴嵩畫  
手擅場未能至此後人如何著筆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于禮部命題即法華楞嚴等經其  
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刺  
其制義黃俞邵云曾見之

孟子逸語

孟子逸句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  
下神滅論又見釋道安教指通局又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  
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謝  
廷讚維園鉛摘載之其語殊不類

瓏璿

劉節之和有詩云虛堂微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  
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瓏璿二字出揚子法言瓏璿其聲者其質玉  
乎則商玲瓏作商瓏玲亦何不可之有

子語

李廣射虎沒石飲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  
伏虎也唐詩山風吹空林颯如有人荀子已云見植林以為後  
人也

舩

蜀人謂衣紐曰舩蓋方言也海鹽陸處士冰修嘉贈予詩有洗足  
到門衣不舩之句用此谷永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舩乃舩



方言鑿矣

詔語似詩

漢光武諸書詔最有情態西京所無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賜侯霸  
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古勁絕似漢人詩句  
又范書語往々有似詩者如柴門絕賓客楊震傳僕妾盈紈素楊秉傳  
之類是也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亦似漢人樂府語

肅府淳化帖

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奕禧于友適  
寄所著皋蘭載筆至中述蘭帖始末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考肅  
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胆壺鳳憲王

時洮岷道瀕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于白下材官本于皋蘭請  
王賜帖校讐見古法帖教段以缺而茲獨全知為馬房光怪以前  
物也姑蘇温如玉南唐張應台為之雙鈞鶴鳴携之黔陽憲王乃  
鑄石于蘭未竟而堯世子識鏱卒業于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  
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搨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  
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  
幾淪缺順治甲午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  
視初搨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焰及蘭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  
軍于龍尾皋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為礮偽知州徐某力救  
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尚書鶴鳴王尚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進西岳賦表



杜甫進封西嶽賦表有云維岳授陛下元躬克生司空按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群臣請封西岳從之二月辛亥西岳廟災制停封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于朝服杜所謂元躬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蚤緣三公天下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諷之可謂無耻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慎莫近前丞相真乃自為矛盾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顧自許稷契亦妄矣

避諱當改正

古今避諱有沿襲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為征月晉避司馬昭諱樂府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改虎林為武林呂后諱雉以雉為野雞武后諱嬰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楊行密據揚州改窰為蜂糖錢元瓘據浙：人改一貫為一千之類皆當改正

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

相鼠碩鼠

詩相鼠孫奕云相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荀子鼯鼠五技而窮本草廣雅皆謂蝼蛄一名鼯鼠易晉如鼯鼠孔頴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並謂蝼蛄也

蜀恙泥妍媸

爾雅釋小獨者蜀：虫名好獨行無恙：亦虫名風俗通云恙毒虫也春傷人神異經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恙：恙也如



泥亦虫名妍媸皆虫名妍螢類身有光采蚩形蠢然也

魏南陽

畢萬之魏今蒲州之永樂鎮非大名元城也韓愈之南陽今修武之南陽非南陽鄧州也漢書地理志修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昭紀魏入南陽以和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張儀傳魏絕南陽皆是

鄧鄴

菽園雜記鄧有二音一則盱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盱者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鄧侯今世家作鄧侯字相似之誤也鄧才何切孟堅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敘功第一受封于鄧古今字韻全書鄧鄴二字並

見十五歌注云鄧縣名在譙郡或作鄧本音離全漢書功臣表鄧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隱曰鄧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鄧本作鄧音嗟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鄧縣侯國不言沛之鄧侯國非其明驗乎升菴弱侯定以沛鄧為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謬也按鄧鄴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鄧與楊焦旨同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通雅則以師古注為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鄧本春秋陰國唐為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鄧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鄧與筑陽同隸南陽郡也二說正相刺謬至沛郡之鄧應邵音嗟師古曰此縣本為鄧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鄧字為之耳讀皆為鄧而莽呼為贊治



則此縣亦有鄮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封鄮  
不言別是一鄮菽凶之說未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  
臣多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云漢書班  
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此駁師古注與楊  
焦二說同

呂太一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牧齋注舊  
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又韋倫傳  
代宗即位中官呂太一于嶺南矯詔募兵為亂按劉肅唐世說呂  
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當軒竹背：  
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  
簡要清通何必監籜持棘又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  
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  
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

隄糜

隄糜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隄糜相曹鳳注云隄糜屬右扶風今  
汧陽縣也

平陵城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  
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  
在外莫曉其理今平陵城故址尚在：歷城章丘界所謂走馬臺  
者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即此



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汶上縣此城本東平陵唐齊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改縣名為全節後山云平陸亦訛也

米太僕研山

米太僕友石鍾萬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峰洞壑奇絕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以五百金購之明末流寇入京師米氏奔迸以古器數籠寄親戚家此物遂為一士大夫所得又寶二風字硯太僕知六合縣時嘗入謁北京往返兩月餘硯墨猶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孫紫來漢知長葛縣行取入都出研示予為說如此紫來今官翰林侍講





